

論 戴 逵

——他的藝術、思想與信仰——

蜂 屋 邦 夫

這篇文章所討論的是戴逵，東晉中晚期的一個人物。我們希望能由他的著作裏，同時也透過斯人的處世態度，索得當時思想界的，些許鱗爪。

戴逵善鼓琴，嫻於繪事，還修了一手功夫，懂得鎔鑄佛像。沈潛於謹嚴的章法，這些藝術性的活動，似乎給了戴氏一個機會，能讓他得到一點感性的抒發。戴逵其人，可以看出來是有拘謹的一面，恪遵儒訓，信守佛理，倫常教義之類，他一向是誠實不貳，唯命是從。

戴逵畢生隱棲不仕，所藉以修身的，是儒佛道三者。三教並容而能不相乖違，這裏面有戴氏哲學的特徵在。而這種兼攝與調和，也正透露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個樣態，一點消息。戴氏治儒學，發過人情本位的喪禮論；另外還留下了些文章，處江湖之遠，大概是感懷也多，頗富老莊色彩。七賢的放達，不悖名教，此心達意，即是太古淳樸，在《竹林七賢論》裏，戴氏好像是抱了這樣的一個見解；他走筆至此，找到了他的人心之本然。《放達非道論》一篇，所述略同，均屬放達，却攙着戴氏的取捨，揚竹林而抑元康，指出了後者內涵的淺薄。紅塵擾擾，也許就是爲了擺脫它，爲了保住僅存的一份太古的淳樸，戴氏才讓自己，遁形於那煙水忘機的境界中。

晚年的戴逵，有他個人的遭遇，也因為如此，對儒家積善積惡等的應報思想，開始投以懷疑的眼光。他撰寫《釋疑論》，倡言壽夭有數，人性的善惡乃至窮達禍福，莫不有分命存焉；應報云云，無非都是勸教的話語。這可算是戴逵的一種定命論。只是他所謂的分命與勸教，內容上不無疏失，未盡相銜，周續之就曾反詰過，等於是授人以柄。

周續之是慧遠弟子。當時和戴逵的《釋疑論》分庭抗禮的，慧遠是一方重鎮。三報真詮，是他們這一派用來批評的一個理論根據。慧遠揭櫫的《三報論》，以為人的一世，躲不開三世因果，是名為念念的一種力量，在那兒主宰着一切。慧遠的這種因果主張，對人間世要看得深透些，固然它没能完全跳出宿命圈子，不過把未來的緣份，歸結於眼前的修養，這一點，具備了理論上某種程度的積極意義。

提到儒家的積善積惡之說，戴逵不掩微辭，還致書慧遠，侃侃而談。這件事，我們可以推想，是有它的時代背景的，佛教的因果說，當時應已流佈四方，漸入人心了。再說由這件事上，我們也能看出戴逵的儒佛不辨的思想特徵。戴氏之信佛，似乎單是為了給他的起居日常，鋪設軌道，以便有所順循。就思想體系而言，戴氏的建構，還說不上十分緊密；不承認因果的必要，也不否認定命之偶然，一方面又拿憑薪傳焰的現象，比喻資氣享年的道理。以上數端，都和所謂的神滅論有相通處。由戴逵的如此傾向，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它，那就是，戴氏腦子裏的三教融和，也正是一個證明，顯示了他對佛教教理，實際上，還是有未盡通曉的地方。